

山豬 飛鼠 撒可努

亞榮隆·撒可努（戴自強）

也許你曾聽過山豬·飛鼠·撒可努這本書，又或者看過、也讀過這本書。山豬、飛鼠，很多人都知道，但撒可努是什麼，卻有很多很多人不知道。

撒可努是我的名字，意義為動物奔馳，從未停止；植物的成長，未曾間停的意象，我們把它解釋叫生生不息；而亞榮隆是我的家族名，意義為「雷聲」，知道我的人就叫我撒可努。在我的部落裡，我的全名叫亞榮隆·撒可努，是指雷聲家的撒可努，我的漢名叫戴志強。

戴這個姓是我的祖父在政府來台時，到戶政事務所抽籤抽到的，祖父的家族有人抽到林姓和王姓，我們就這樣由祖父時代，使用這個戴姓快 70 個年頭。

說到這裡你一定會納悶，這個人跟你有什麼關係？我又為什麼要知道＜山豬·飛鼠·撒可努＞呢？你叫什麼？姓什麼？又關我什麼事？而我想說：有的，確實一定有的。

很多知道我的人，對我這個人的生命充滿了好奇和疑問。你是警察嗎？我的回答：我是啊！警察怎麼可能寫出這樣的文章？和寫出這樣的書。

聽我演講的人，從小孩到老人都有，當聽到我說我的職業是警察時，他們經常露出驚訝和不敢相信的表情，並且疑問著：台灣怎麼會有這樣的警察，寫文章、出書、演講，最近又演戲，又是一個文化的工作者，致力推動部落的文化？

＜山豬·飛鼠·撒可努＞是我的第一本著作，＜走風的人＞是我的第二本著作，之後又出了一些與族群有關的神話故事和「有聲書」。

說到＜山豬·飛鼠·撒可努＞一書，是我現今很多沒有想到的想到，我那裡知道會有一天，我可以因為這本書得到巫永福文學獎，及國家文學 2000 年的文學人，又以最年輕的文學人身分，讓台南的文學館將文章典藏在館內，其中又有 2 篇文章收錄在現今國中一年級的國文教材內，又是哈佛大學中文應用學系的讀本；前年更被受邀到美國加州演講。今年還因＜山豬·飛鼠·撒可努＞拍成電影，又受邀到美國參展，在亞洲國家那是唯一參展的一部電影。我的故事就這樣在美國讓人驚奇。

很多人問我：電影故事是真的嗎？我說真的，那是我的故事，透過電影的傳達，因為那一次的參展，是一次很美麗的台灣外交，至今在我的生命裡，永遠沒有辦法忘記，自己在台上致詞的那一刻，台下的人及來自世界各國的佳賓，那個掌聲是我感受生命價值的被肯定，及自己身為台灣原住民的驕傲。

那個致詞很簡單，英文本來就很破的我，實在有非常多的話想告訴他們，那個當下管它台灣式的英文和著原住民的口音的腔調，我就這樣說了我想要說的話：

I am Sakinu, I come from Taiwan
indigenous aboriginal tribe. My tribe is
Paiwan, Lalaulan. My job is policeman in

jungle. I'm happy to see everybody. Thank you. I love you.

我來自台灣，我是台灣的原住民，我的名字叫撒可努，我的部落叫拉勞蘭（意義為肥沃之地），我的職業是警察，在叢林和山上的那一種，今天我非常的高興見到大家，謝謝，愛你們。

之後的幾天，很多人去看了〈山豬·飛鼠·撒可努〉這部電影，我開始感受熱情是一種語言，我知道他們在問我的是什麼：

你真的是警察嗎？台灣的警察都跟你一樣嗎？

台灣好漂亮，真的好漂亮！

台灣的原住民還保留著他們的文化嗎？

他們的好奇，也相對是想要對台灣的了解，那一刻，我心裡想著：為什麼會在我的身上發生？在美國，他們問的台灣，我說的那個台灣，就是他們覺得的台灣，那個意義語言的傳遞，和生命的經歷，反映了你讓人聽到、感受到的那個真實，台灣的一切竟是如此的美麗！

我從未想過會有一天，我的故事、我的書、電影，竟會帶著我，去到我從未想過的地方，和讓人重新去感受、接受，我書寫文字的背後，那個世界是存在的，它是要被在乎及支持的。

最後，我要說，我是中華民國台灣的警察，警察化的生活是我生命的一部份，我熱愛這份工作，由當初的維安特勤隊，調派到森林保育自然警察（台東分隊），在警察生命的過程，我的心是感恩的，這份工作讓我發現讓我知道，原來我是可以如此去服務更多的人，用人最簡單的愛去奉獻和付出，它更讓我體驗到，因為我是警察，警察可以有更多不一樣。

未來我相信，會有更多的警察同仁，因為對這份工作的熱忱及對台灣土地深省，警察這

個大家庭的存在，才會被視為台灣的資產，及人民共有的財產。

讓我想說，世界會變得美麗，是我們的熱情和貢獻，絕不是聰明才智，讓我們有高道德的標準，讓警察這份工作可以讓台灣有著不一樣的遠景和目標，這是我想說的。♠

（本文作者為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一總隊警員，2002年榮獲文建會頒發「2000年文學人」榮譽講座）



唐吉軻德—

大無畏的騎士精神誓言弭平現實不公，癡狂痴傻的舉動反照正直純潔的心靈。

拾壹、洗心集